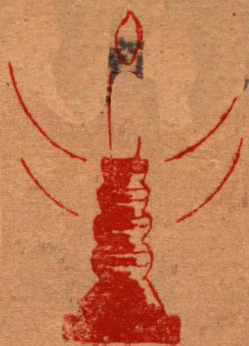


思想方法論初步

社會科學初步叢刊



胡繩

東社書店印行

一 爲了把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我們先要解釋一下，思想是什麼，我們是怎樣思想的。

人人都有眼睛，用眼睛看各種的事物；都有耳朵，用耳朵聽各種的事物；皮膚上還有觸覺，可以觸到各種的事物。一個既不能聽，也不能看，又沒有觸覺的人，就會和一切事物隔絕開來，就不能生活。

但是，光只是會看，會聽，會觸的人還是不能生活得很好，他還待會想。我們瞧不起不想不想的人，那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是無用的人。不過思想並不是靠『心』的，而是靠着腦子。腦子是人人都有的，絕對地不想不想的人其實是沒有的。不過有些人只會胡思亂想，胡思亂想是沒有用處的，所以也就等於不想不想。

我們不能胡思亂想，而要思想得很好，很正確，因此就得有正確的思想方法。

看和聽是用不着什麼方法的。誰都會看會聽，只要耳朵和眼睛沒有病，都能同樣地看得很好，聽得很對。但思想却要有方法。固然有了腦子就能思想，但要正確的思想却必須有正確的方法。

有這樣的故事，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吧：甲和乙兩個人都看到了一塊掛在空中的盾。甲看見盾的正面，說，這盾是金的；乙看見盾的反面，說，這盾是銀的。兩人都自以爲自己是正確的，各不相讓，以致搏鬥起來了，直到頭破血流時，也沒有人想到應該把盾的正面和反面都去看一下。

甲乙兩位老先生作了這場可笑的搏鬥是不是因爲上了視覺的當呢？並不是。這盾確有一面是金

的，也有一面是銀的。他們所看到的都是正確的。而要進一步知道看這盾，不應該只看它的一方面，應該看了正面再去看看反面，看了反面也再去看看正面，那就要用頭腦來想一下了。

從這故事裡可以知道什麼呢？可以知道：第一，正確的思想可以把從感覺中得到的智識更深入一步；第二，同時正確的思想也還是建立在感覺的智識之上的。所謂感覺就是看，聽，觸。直接用耳朵所聽到的，用眼睛所看到的，用皮膚所觸及的就是感覺的智識。沒有這種感覺的智識做基礎就談不到思想，而有了思想，我們的感覺的智識也才能更完全，更充分。

我們看，是看一定的事物，我們聽，也是聽一定的事物。感覺的智識總是以外界的實在的事物做對象。思想雖然比感覺更高一層，却也還是拿實在的事物做對象。它不是脫離了實在的事物，而寧可說是和實在的事物更接近了一步，這從上面的故事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以爲思想是玄妙的事情，是不對的。

思想的是否正確就是看它是否和實在的事物相一致。

因此，正確的思想方法，就是幫助我們把思想和實在的事物相一致起來的方法。既然思想不能和實在的事物相背逆，那麼，也就不應該有獨立在實在的事物以外的思想方法。

更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事物是怎樣的，我們也就怎樣地思想。我們不能單圖自己的方便來規定我們的思想方法，而是要根據客觀事物是怎樣的情形來規定我們的思想方法。

所以我們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觀察事物的方法。利用感覺也是一種觀察方法，但還不够，更要靠思想。正確的思想方法就可以幫助我們來深刻地觀察事物的真象。

但是這裏還有問題。就是：只憑感覺和思想，是不是我們已經能够對於事物，觀察得圓滿無缺了

呢？

在感覺與思想以外，我們還有一種武器可以使我們接觸到客觀的事物，這就是實際的行動。

我們必須重視實際的行動，因為沒有它，我們不可能對於事物得到完全的智識。很顯然的，人類並不是在觀察到米麥可以養生，研究出種植米麥的方法之後才去種植米麥的，而是在經過無數年代中無數次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嘗試和實驗的行爲之後，才弄清楚這些的。人們假如老是坐着不動，光是看，光是想，是甚麼智識也不能得到的。

而且實際的行動又是我們的思想是否正確的最可靠的測驗。人們儘可以在腦子裏想出一套似乎非常圓滿的道理，但只要一拿到實際行動上去，正確與錯誤就立刻顯出來了。若是錯誤的，就不能不碰壁。所以說：「實踐是人類思想的試金石」。所謂實踐，就是改造現實的實際行動。

人類是永遠地在進行着改造現實的行動的。把一棵樹木改造成桌子，把一塊生鐵改造成武器，這是改造現實的行動，把社會改造得更合理一點，把被壓迫的民族改造成獨立自由（如我們所從事着的）也是改造現實的行動。在這種行動中間人們就直接接觸了現實，就獲得對於現實的豐富智識。思想也就從這裏而發展了起來。

人類不是在客觀事物的外面冷眼旁觀的，而是深入到事物內部作積極的努力。越是深入到人生中間，越是深入到社會裏面，越是深入到自然界內部，則對人生，對社會，對自然界的理解便越是深刻。而爲什麼我們需要有深刻的理解呢？無非是爲了改造人生，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界。

所以我們的思想方法，觀察事物的方法，不是消極的，被動的，靜止的，不是和實際的行動——實踐——脫離的。我們在實踐中豐富我們的思想，又反過來，以思想來指導實踐。我們在積極參加抗

日民族戰爭的行動中加緊我們對世界與中國，對過去與將來的觀察，我們又以觀察所得來確定我們的抗日民族戰爭的行動方針，步驟與方法等等。

在我們提出正確的思想方法以前，以上的幾點——思想與感覺的關係，思想與客觀事物的關係，思想與實踐的關係——是必須首先把握清楚的。

以下，我們就提出正確的思想方法的四個要點來。

一一 在這一節裡我們要討論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密切地聯系着的，因此我們在觀察

一件事物的時候，必須觀察它和周圍的其他許多事物的聯系。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下圍棋，即使你不會下圍棋，你一定看見過人家下圍棋。幾百個棋子，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牠們相互間完全是平等的，沒有任何記號說明這個子比那個子更強一點，或更弱一點。但當它們逐一它被放在棋盤上去的時候，可以有一個子放到了一個適當的地位，就威脅了敵方的許多子，保全了自己的許多子。當許許多多子都被安放好了的時候，於是每一個子都顯出了特殊的作用，有些是包圍的，有些是被包圍的，有些是活的，有些是死的……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呢？這裡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這些子在棋盤上是互相聯繫着的。假如脫離其他所有的棋子而來看一個單獨的棋子，那是毫無意義的事。這一個子之所以是活的強的，因爲它和自己的許多子相照應着，而且監視着敵方的許多子，沒有這種種關係，它只是一個極普通的，毫無特色的棋子而已。

整個的世界，整個的社會，其中無數的事物，當然其數量要比一局圍棋中所有的白子與黑子的數

量多到無數倍，而且：它們也千差萬別，不像棋子那樣只分成黑白的兩種。但是就讓我們把它們比喻做無數的棋子吧，那麼，它們決不是堆在棋子匣裏的棋子，而是一個個地排列在棋盤上的棋子。在棋子匣裡的棋子，只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堆積物罷了。但整個自然界和社會界中的一切事物並不是胡亂地堆積在一起的，而是有秩序的，一個關聯着一個的，甚至是一個和其他的一切都互相關聯着的，就像他滿在棋盤上的所有的黑白子一樣。

自然，棋盤上的所有的棋子之所以成為有秩序的排列是由於下棋的兩個人的苦思與安排，而自然界與社會却不是由於什麼人安排出來的。牧師與和尚說，上帝或神是創造出這種秩序來的人，這是胡說。我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神；我們認為，每一事物在其發生與發展中，自然而然地要受在它周圍的許多事物的影響，就不能不和這許多事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事物之間的聯繫是事物本身所有的，它不是人們所創造出來的，人們只在一切事物之間觀察出它們的聯繫來罷了。

只要細心的觀察，我們不難看出一切事物之間是保持着怎樣一切的聯繫的，而假如我們不能看出事物的聯繫，那麼我們對於什麼事物也不能認識其意義；正如在一局圍棋中，假如我們不去注意這一個子與其他的許多白子黑子的關係和聯繫，那麼，我們對於這一個子的意義和性質，一點也不能懂得。

人們都崇拜歷史上的英雄，但是人們常常崇拜了英雄而其實並不理解英雄。假如脫離了他的周圍的環境和時代的背景，那麼對於英雄的理解就是不完全的，不正確的。岳飛是個大英雄，他英明勇敢愛國，是的，這都是不錯的，但是也會有英明勇敢愛國的將軍生在太平無事的時代，在歷史上豈留不下一個名字來，甚至也有的英明勇敢愛國的人在另一環境中只做着屠夫或者走卒。不逢到南宋那樣的

民族危急的時機，沒有朝廷中和戰的爭論，沒有他一生所受的教育，所遭遇到的一切機會（這些使他成爲一個將軍），沒有與他合作的許多將軍與受他指揮的千萬將卒，沒有激昂的反對外寇的廣大民氣，岳飛是不會成爲今日萬人崇拜的英雄的。——我們並不是叫人去輕視英雄，而是叫人不要離開他周圍的人物與環境去理解英雄。

脫離了羣衆的一個英雄就好像脫離了整個機器的一個螺旋釘一樣。

我們必須把整個世界整個社會中一切事物的聯繫看成像是一架旋轉着的大機器，每一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僅是因爲它是整個大機器中間的一部份。

沒有一個事物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不受旁的東西的影響而獨立地存在的』。決不能的。比如這裏有一個水滴，它是獨立存在的嗎？只是因爲一定的氣溫（熱一點，它就變爲汽，冷一點，又不能不變爲冰），它才能存在着，它所附着的那個事物（木頭或是玻璃或是汽鍋或是別的什麼）也是決定它存在與否，怎樣地存在的因素。而且要是它不是聯繫在地球上，沒有地心吸力維持住它呢？誰能設想它到底是變成了什麼！自然界底整個聯繫就是這樣的。現在一滴墨水滴在我的稿紙上了，它悠然地在那裏，然而它已經默默地和整個宇宙互相聯系着了。

這決不是神秘的談話，這是告訴我們一個很要緊的道理，要懂得單個的事情，就必須懂得整體。許許多多的單個的事物就組成了自然界的整體，你若把自然界的整體拆成一個個不相關的部份，你一世也不能了解到甚麼事情。個別的事物之成爲它的這種樣子，只是因爲它是整體中的一部份。

在一百年前，中國人會經努力進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他們想使中國孤立在世界以外。但是他們永遠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幾百年以來，中國與其他各國各民族就不斷的在文化上，思想上暗暗地互相影

響着了，一百年以來和西方的關係自然是更加密切了，世界各國的變動影響到中國，中國的變動也影響到世界。我們今日假如關着大門，不顧歐洲的，美洲的各種政治經濟上的變動而抗戰，行嗎？當然不行的。中國的抗戰已經是整個世界在現階段的變動中的一部份了，誰不理解整個世界的變動，誰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們所進行的抗戰，以及在抗戰中日常遇見的許多「小事情」。

這裏有一個農民。他買肥料，肥料漲價了，他僱長工，人力也漲價了，他種出來的穀雖然也漲了點價，但是他賣掉穀子的錢使他買不起洋油，而只能用菜油燈，也買不起花洋布來給他女兒做件新衣。「真奇怪啊，這年頭！」這老農人嘆喏。試澈底的解說一下這些「奇怪的事」如何而來的吧，你能不談到抗戰中的整個的中國社會麼？你能不談到中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麼？你能不談到法幣外匯，民族工業，等等問題麼？

假如單個單個來觀察各種事情，那麼一切都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了。這種觀察方法是有害的，錯誤的，必須全面的來觀察事物，從一件事物和其他許多事物的關聯中來觀察它。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聯系着的，那麼觀察每一件事物時都必須注意到它和宇宙間所有的其他事物間的關聯才行麼？那有時也是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永遠記住，要儘可能的全面去觀察我們所觀察的事情，否則我們就難免於錯誤。

有些人努力把一個漢奸的產生只從這漢奸的本身上去考察他，於是就把漢奸的來源歸根於這人的性情壞，品格差，沒有人格等等。這樣的看法對不對呢？不對的，因為這是片面的（單方面的，不是全面的）觀察。漢奸的產生和敵人的活動當然是有關係的，他過去的生活和社會中的地位也是有關係的，還不僅此，中國的複雜的社會生活（說明這種社會生活更要聯系到許多事情）就造成了一大批

腐敗的依靠帝國主義勢力而存在的份子，這種份子正是漢奸產生的根源。由此可見，一個漢奸的產生是由於許許多多的周圍大小事情對他的影響；而他又反過來影響了許多事情，妨礙了抗戰，遏制中國的進步，維持腐敗的勢力，等等。只有把握到許多事情對這件事情的影響和這件事情對許多事情的影響時，我們才真正明白這件事情的意義，並且明白如何去處理它。

這裏所述的道理彷彿是一個極其平常的道理。是的，這是很平常的，因為這是在實際生活中，一切事件中到處都存在的道理。但是却有許許多多人不會注意這個平常的道理。比如有些人把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爆發簡單的歸因於一個塞爾維亞青年刺殺了奧國皇子這事情。表面上看來，這難道不是正確的麼？誠然這件刺案是個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它剛剛發生在世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害衝突到了極點的時候，否則就不能成為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歷史上有許多刺殺國家要人的事，但常常不過只是尋常的暗殺事件罷了。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有一派的革命黨人專門從事暗殺，甚至他們曾把皇帝刺殺了，然而他們的推翻專制目的並沒有達到，這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整個俄國社會的一般環境中來作革命的準備，而只作着單獨的個人的冒險，當然是不能成功的。

在我們要說明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是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解釋一件事情，批評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把它看成是單獨的，獨立的事情，或者看成是和在它周圍的許多事情聯系着的呢？請你反問一下，你會知道這個平凡的道理是值得緊緊的抓住的。

○既然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依賴着周圍的許多其他事物的，就是說，依賴着周圍的環境的，那麼周圍的環境一有變動的時候，這個事物也不能不變動，正如在整個氣溫變動了，降低了的時候，一滴水就不能再是一滴水，而是一粒冰屑了。

既然一件事物的重慶，有價值只是由於它是處在那樣的一種和許多事物的關聯中間，就是說，在那樣的一種環境中間，那麼在另外的一種環境中，同樣的事物可以是不重要的，無價值的，正如在作戰中間衝鋒肉搏固然是必要的，值得稱頌的，但有時是不須要的，有害的。一般的說，在敵軍力過分強大，而自己又沒有得到友軍的配合，那麼衝鋒肉搏只是徒然的犧牲自己。所以指揮者就必須估計到敵我各方的情形來判斷這一次衝鋒是否有價值，是否必要。

因此，把在某一種環境中對一件事的看法簡單地移到另一環境中去，常是有害的。

陶希聖在他沒有跟着汪精衛去以前曾經反對游擊戰爭，他用中國過去的歷朝的流寇的情形來暗示，目前抗戰中的游擊戰，也不過是一種流寇的戰法，其結果也是要失敗的。——是的，在形式上看來，流寇的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沒有甚麼差別，但是流寇的戰爭是農民反對專制壓迫的一種暴動，而今日的游擊戰却是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一部分。我們的游擊戰配合着正規軍的作戰，配合着進步的革命的政設設施，因此今日的游擊戰和從前的流寇戰爭，其所包含的內容和它所能發生的結果決不是一樣的。這就是在不同的環境下表面上同樣的事件有了完全不同的實質，假如不考察事物發生時的整個環境，與它相聯系的許多事物，我們也不免作出陶希聖那樣的主張了。

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知道，我們不能單純的提出一種主張，一個意見來，那樣的提法總是不完全的（比如說，「游擊戰爭是一定失敗的」，或者說，「游擊戰爭是一定勝利的」，兩句話都不完全，都只對了一半，因為游擊戰爭在有些情形下，結果只能是失敗，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却是引導到勝利去的辦法。但是假如把上面兩句話併起來說，「游擊戰爭的結果有時是失敗，有時是勝利」，那也還是甚麼也沒有說出來，必須要很週到地，根據作戰的雙方力量，根據作戰的實在情形，來說明在那些

情形下游擊戰能够勝利，否則就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這樣，這種意見才算得是完全的。

固然，平常我們總是很單純的提出一種意見來的，比如「說謊是不道德的」，「愛國是應當的」，……但是要當做很嚴格的話來看，這樣的說都不是永遠對的。誰都知道，對於一個母親，一時地臨過他的兒子戰死了的消息，這決不是不道德的說謊；而許多參加中國抗戰，向他們軍閥所統治的祖國宣戰的日本人倒是做了最應當做的事。——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若不把一件事和他的周圍事情聯系起來看，就輕率地加以批評，是如何危險的事情。這裡也教訓我們，不要相信空洞的道理，一定要從實在的許多事情的聯系中，才能知道怎樣的事情才是正確的，反之就是不正確的。

一個在偽軍——漢奸軍隊——中的官長也會向士兵訓話：「你們應該守紀律！」這時覺悟的士兵一定會想到，在這種情形下，守紀律是不是應該的呢？假如守紀律這件事情是和服從敵人的指揮，殘殺自己的同胞等事情相關聯着的話，那麼守紀律倒是件壞事。是的，他們應該不守紀律，應該對偽軍組織作破壞工作。

因此，我們決不要空洞的道理，而要實實在在的道理。

空洞的道理就是把一件事和許多聯系着的事情割離開來而得到的。在革命的軍隊中守紀律是對的。因為這時，紀律是和一切革命的行動相關聯着的。漢奸却把紀律和許多旁的事情分離開來叫偽軍士兵去遵從，覺悟的偽軍就必須反對這種紀律，指出這種紀律是跟隨着一切反動的行為而來的，是對抗着一切革命的行動的，這就是揭開這種紀律和周圍一切事件的聯系，從而認識這一種紀律到底是進步的呢，還是反動的。

總括這一節裡所說的東西，可以分成下面幾點意思：

一、整個宇宙，整個社會中的一切東西，並不是亂七八糟的堆在一起，它們互相間是有聯系的，是有秩序的。這種聯系與秩序並不是人們造出來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

二、任何一種事物都不能脫離周圍的許多事物而獨立的存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並且具有某種的意義，就是因爲它和周圍的事物保持某種的一定的聯系的原故。

三、所以我們觀察一件事物，說明一件事物的時候就不能忘記這件事物和周圍的事物之間的關係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去觀察一切事物。

四、同樣的事物並不永遠具有同樣的意義。只要在其周圍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的時候，那麼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就不能不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拒絕不顧具體的環境而對事物所下的一般的判斷，因爲那種判斷是空洞的，沒有用處的，不能解釋真實的事情的。

二二

一切事物不但互相聯系，而且它們自身還在不斷的變動發展中，因此我們還要從運動與變化、新生與死亡中去觀察每一樣事物，這就是在本節裏要討論的問題。

在上一節裡，我們用下棋的事做了比喻，自然那不過是一個並不完全的比喻罷了，我們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互相聯繫着，就好像棋盤裡一切的棋子互相聯繫着一樣。所以這個比喻不過說明了一切的相互聯繫這一點，但是觀察一切事物只靠着這一點還是不够的。棋子自己是不會變動的，也許最初被放到棋盤上的一個並無意義的棋子，後來因爲在它周圍又下了許多子，於是顯得重要起來了，但這

棋子到底並沒有什麼變動，它還是那樣的一個棋子，還是站在那一個格子上。然而要說到自然界中，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那就不這麼簡單。每一件事物不但和許多周圍的事物保持着聯系，而且它自己還在不斷的變動中。所有的事物的變動互相影響，就形成了非常複雜錯綜的情形。

從來沒有一種東西是永遠保持着原狀，永遠不變的。孔子曾站在河邊對着奔流的河水嘆口氣說：一切都是像這樣子地、成日成夜地奔跑着啊！

也許你舉出太陽，說這東西在千百萬年前是這樣，到現在還是一樣，而且它還是個恆星，就是說：它是牢牢地固定在一個位置上的。那麼太陽豈不是不變動的麼？不對，太陽也還是變動的。雖然叫作恆星，其實位置也不是絕不移動的，整個太陽系就是以太陽爲中心而一起在無限的空間運動着。而且太陽本身是一大團火，天文學家會告訴你，這團火怎樣產生，又是怎樣地發展着，現在太陽已比幾千兆年以前小了一點，也冷了一點，只是預告着太陽會有一天——也許在幾萬萬萬年以後吧——要死滅的。

既然連太陽也是動的，有它的生長和死滅的，那麼在自然界裏還有甚麼是永不變動的呢？動物植物，那不必說了，不但每個動植物的個體是有它的生長和死亡，而且整個動植物的種族也有生長和死亡：原始時代的許許多大的古怪的動植物早已絕跡；代替它的，產生了許多種新的動植物。河流山川也不是不變動的，許多山地自然地變成了平原，許多平原又自然地變成了河流，許多河流乾枯了。又變成平地。

這就告訴我們，一切都是在不斷運動，不斷變化着的，一切都有生長，有死亡。自然的現象是如此，社會的現象也是一樣。

恐怕在我們中，很少有人以為自然界中是有不變的事物的了。但是對於社會中的事情，不變的觀念還是佔據着許多人的腦子。其實在社會中，也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對於每一樣東西，都可以說出它的發生發展和死亡的歷史。

拿最平常的東西來說吧。就像『錢』是不是永遠不變的呢？不是的。在最古的社會裏，人人都勞動，每人享受自己的勞動的收穫，他們用不到錢，錢是一直到人能從勞動中得到比自己所需要的更多的東西的時候才漸漸產生。因為多餘的東西要互相交換，在交換的頻繁中才漸漸產生作為交換媒介物的錢，而且最初用的錢是貝殼、布或是旁的什麼東西，後來才漸漸變成銅，銀子，金子，再後來才變成銀元，金元，而現在我們用的錢却是紙幣了。但是將來，終於會有一天，人人都要勞動，誰勞動了，誰就能自由享受他所需要的東西，那麼，在那時候，錢就沒有用處了，就會在人類社會中消滅掉。可見得，錢本身就是在生長和死亡的發展的道路上的。

古代社會中的人因為不知道太陽也是變動的，却以為在自然界的一切變動中，太陽是唯一不變的，於是他們就崇拜太陽，尊太陽是支配萬物的神。近代社會中，也有許多人，因為不知道錢也是變動的，却以為在社會的一切變動中，錢是唯一不變的，於是他們就崇拜錢，把錢看成能够支配一切的神。錯了，都錯了；無論是錢，無論是太陽都是在變動着的。它們都有從生到死的發展歷史。

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在社會中，還是在自然界中，一切的事物都是在不斷地變着，不斷的動着，這種變動是沒有一分鐘不在進行的。

對於這種一切都在不斷地變動中的看法，曾經有過兩種反對的意見：

一種意見是說：一切事物固然都是變動的，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情形，在變動中間實在還有着不變

的內容。但這不變的內容是甚麼呢？既然整個的自然界都在變動着的，整個社會也都在變動着的，那麼只有一些空洞的道理是不變的了。但是在上面一節裏我們已經指出，我們不要空洞的道理，那是有害的。要使道理成爲有用的東西，道理也就不能不變。有人說，中國雖然從專制帝國變成了民國，但「忠」這道理還是不變的，但是既然從前是忠於皇帝，現在是忠於國家，那麼忠這道理也還是變了。假如我們拿住「忠」這一個空的道理，不管忠於甚麼，却說這是永遠不變的道理，那麼，這種不變的道理，根本便沒有存在的價值。

又一種意見是說：固然一切都是會變動的，但是，並不見得永遠變動，他們有時是變的，有時是不變的，比如專制帝國固然變成了民國，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幾千年來，中國始終是一個專制的帝國，並沒有變動。這種看法也是很錯誤的，這就好像是對於一個人，只在他病死的時候，才說，這人是從活人變成死人了，却把這人從未死以前，從小到大到老的那段時期裏，都不當做是變動的時期。要知道，變動的方式可以是不變的，但是變動却是永遠在繼續着，沒有一刻停止的。這就是說，不只是從活人到死人的變動，活人在其一生中的生理上的每一步的發展都是變動；不只是帝國到民國是變動，帝國在其存在的時期中，繁榮衰落等一切現象也都是變動。關於變動的方式的問題，讓我們留到下一節裏再來討論，這裏暫且不詳細說。

總之，任何事物都是在經常的變中、動中，沒有絕對的靜止，沒有完全的停頓。因此，我們要真正明白一件事物，就只有從它的變動發展中去觀察它。固然，在實驗室裏，我們可以把它一隻狐狸，弄死了後來觀察，但在我們觀察時總不能忘記，在我們眼前的，不過是個標本罷了；而我們所需要的知道的却是活的狐狸。我們要知道它身上的血液如何運行，它是過着怎樣的生活，……而且我們還要知道

狐狸在整個動物發展史中是處在怎樣的地位。

同樣的，我們研究一件社會現象，比如說，研究民主政治，那麼我們也決不把它當做死的不變的東西看。我們必須去研究民主政治是怎樣產生的，它曾經過了怎樣發展的歷史，而且民主政治將來又會走上怎樣的道路去。只有從這樣的運動發展的方面看去，那麼我們才能真正明白民主政治的實在意義。

假如不用這樣的看法，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就會把一切東西當成是死的、不動的，永遠如此的了，也就是甚麼都不能說明。曾經有許多生物學家，因為不去考察各種生物的變化和發展，於是只得認爲現在有着的各種各樣的生物是從古以來就是如此的，於是就只得去相信了基督教聖經上所說的話：按照聖經，那麼，上帝在最初「創造出世界」的時候，就造出了各種的草木蟲魚鳥獸等等，他們就一直繁殖到今天，一種也不多，也不少！生物學上的進化論出來了，才把這些胡說掃除乾淨；按照進化論，高級生物是從低級生物裏發展出來的。根據整個生物界的發展歷史，我們對於每一種生物的機構、習性等等，才能有清楚的瞭解。

孟子曾經說：社會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管理的人，一種是被管理的人，他認爲這是天經地義，從古就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他是把他當時的社會的情形看成是不變的東西了。但其實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中一切都是平等的，並沒有分成這兩個部分；原始社會慢慢發展了，才在社會中發生了管理和被管理的人的分別，而且等到社會有了對立的兩種人以後，也經過了好幾次的變化，有一個時期是這一種人站在管理人的地位，那一種人站在被管理的地位。另一個時期是另一種人站在管理人的地位，另一種人站在被管理的地位。社會的將來呢，一定又會根本取消這種對立。這種變動是誰也違抗

不了的。在清朝晚年，因為接連和外國打了幾次敗仗，大家恐慌得不得了，於是有些人主張應該學外國的槍炮機器，學外國的立憲政治，另外一些人就起來反對，說，這還了得，這不是把中國的事情變了麼？他們為中國一切現有的東西都是好的，決不能變。於是他們就和主張革新的人發生了一次變還是不變的大爭論。但是結果呢？中國還是變了而且變得比那時的革新派的人所主張的變還要厲害，那時的新革派以為旁的都還可以變，但是中國的舊道德和皇帝決不能變。假如孫中山先生也相信這種不變的看法，他還會起來革命麼？

所以，假如不從變動中去觀察事物，就會把眼前所有的一切東西當做是永遠存在的東西，就不會去努力求革新，求進步，就會變成保守派，頑固派。

但是一切保守頑固的份子都不會成功，為甚麼呢？因為不管他們怎樣想保持現有的東西，但是他們到底不能命令一切事物停止不動。一切事物都與這些頑固保守的份子的意志相反，不斷的運動着，死亡着，新生着，他們不能下令叫腐朽的不死亡，新生的不發展。

孔子為甚麼當時在看到河裏的流水，想到一切事物都是不停地運動着的時候，要常常的嘆氣呢？那就是因為他是站在保守地位上的。他想到在這不斷的運動發展中，自己所保守着的現狀一定很快地腐朽下去，死亡掉的；而新的會起來代替舊的。

一切保守派，頑固派都不能不對着河水嘆氣的吧。

因此，站在腐朽死亡的那一方面的人就主張保持現狀，他們不喜歡變動發展的事實，而且有意去躲避現狀，使自己相信一切並不是變動發展的。但是反過來說，站在新生發展的這一方面的人就恰恰主張打破現狀，他歡迎這種變動發展的事實，不但毫不躲避它，而且正要牢牢地從變動發展中去觀察